

《以介世家述略》 1944.09.15 订

目录

一. 家世述略自序.....	1
二. 缙后附识.....	3
三. 故曾祖述略—先人轶事先君遗嘱.....	4
三. 先祖考述略.....	5
四. 先伯父德忠公行述.....	6
五. 先伯母罗老太君志略.....	7
六. 先考德华公行述.....	8
七. 先妣何老太君志略.....	10
八. 珍兄志略.....	12
九. 从嫂陈氏志略.....	13
十. 贵兄志略.....	14
十一. 临兄志略.....	15
十二. 胞兄福寿哀词—兄寄名周贵.....	16
十三. 悼胞弟福运哀词.....	16
十四. 姑母贞洁传—内侄寿梗敬撰.....	16
十五. 吾家五代世系词.....	17
十六. 家族字辈.....	18
十七. 处世.....	18

一. 家世述略自序

吾族始于鲁，蕃于浙，派别有分支于赣而至黔者，有蔓延于粤桂而来黔者也。粤之族系，或肇庆，或岩州，或雷州；桂之族系，则桂林、柳州、庆远所属之各县也。黔之族系，或印江、石阡、独山、榕江、荔波者，皆始祖太东公之苗裔也。

考太东公，则太始祖王公讳龙，之子也。太始祖于元时，为顺帝国舅，生始祖曰王覃，以国事遇险，窜向山东济南，始祖复自鲁之浙，家绍兴之会溪县（应是会稽），弃原姓，以其名覃为姓，另名曰太东，姓与名之意义，皆朝气也。太东公生九子，发迹而散居岭南诸省者。吾族覃姓，盖始于此，宋前所未有也。

无如代远年湮，屡经兵燹，而族谱阙如。一于坤地覃子惠君处，得其一，谓明末平南敦义公自江西率军南征，勋隆上将，至荔而家旧县，六村人皆其苗裔也者。他则略不言。一于朝阳之鹅形地，有振威将军覃虎强公（居己罗村）之坟碑，亦为平南而来，子孙发迹，科甲满门，皆向外发展，今多散居于粤之雷州等地者。一于南丹县属与荔毗连之类拔村，得一简谱，断简残编，言之较详。自太始祖、始祖以至荔之初期皆载焉。谓来荔发迹之始，厥祖讳箕，家瑶台之甲站村，生十二子，向外而居者，或独山，或榕江，或河池之金城六圩，或思恩之洛阳，或五十二洞（宜北城内），或周覃旧县，或巴灰之寨坪等地。

巴灰始祖相传为敦彝公者。本支来自寨坪，而家溪竹焉，聚族而居，初为村者二，曰栋材，曰幹木，后因世变，幹木外徙，其居境内者曰摇篮，向与我共纳丁粮也。向外而家翁昂乡者曰摇乔、曰窪塔、曰穹隆，其祖莹与抹麻山对峙也。今连溪竹而成村者七，其他散居洞塘各处不计也。

考溪竹初来之先祖，则为樵园公、修园公、阡田公、泛友公，分为四祖，其他后来者不计也。噫！自清初至寨坪转徙以来，几三百载，而记事无文，使历代先人事业，湮没不彰，良可慨也。本支之述，且不免挂一漏万，况摇篮乎、翁昂乎，其他各族乎。因仅就吾家曾祖以来之轶事，笔诸简端，以示将来，此誌略之所以作也。自今而后，将吾家推之吾族，挨村挨户问而记之，排辈次而编之。虽亡羊或可补牢，于阖族上下相袭之系统，往来人事之记载，善者

法而恶者戒，后之人读其誌，想其人，百世之下，可使顽夫廉，懦者立，斯誌之作或亦有裨于后世者欤。

附注：粤稽吾族姓氏来源，民国元年，吾于庆中，遇教师覃肇祥，东兰人也，相与谈及宗支，伊云我祖籍山东，始祖讳大东，大东以前但无所考。又云覃姓或始于谭，宋时有名人谭端者，吾人或其后裔欤。斯言前者是而后者非也。民元初有湖南醴州石门县人覃怀绩君来，列于简谱，叙其始祖坟在湖北武昌城北门外，族谱元以后有系统，元以前失传。谱内虽不涉及大东公，而大致不差也。最近之谱，得诸宗兄子惠君处，阅之略而不详。惟宗弟如渊于类拔村所拾之残编，言之有理，有始有终，于历代昭穆考妣次序及支流转徙，井井有条，此后族谱之编纂，当以此为依归也。

二．缮后附识

癸未秋（民卅三年），余旅食荔城，道溪竹而识公焉！公不卑鄙疏余，反亲忘年相示。此究之有辅于公？抑公之有垂于我？两之相乘，识者必不待解，惟念不尽之耳！—我感谢公

次年春，家严缺养。赋过时，踵府拜公，适夜，公之留，甘吾以酒，食我以德。席散，复以“整理家世志略”示，余愕而不能答。面赤耳熟而强笑。公曰：“汝字颇清秀，当不负我老所记也？”我复不能答，仍强笑以应，缺月相约。及抵家，受生活鞭榨，患病月余，加之休养时间，竟丰年而工未竣（未及校对），此吾之所迟，而求恕于公也！

及病愈后，精神大减，笔不能书，欲复印，适县局（印局），腊帑乏，转请助？传芳兄（吾一宗兄），其中除“自序，故曾祖父述略，先伯母罗老太君志略，先考德华公述略，姑母贞洁传，五代

世系词，处世”等篇，为我病悟作，余皆传芳兄手助也。于是，我将并谢传芳兄。

族之谱，家之述，寔为“氏族史”之源头。当此，复与我国民族之艰巨工作中，固有美德之阐扬。诚属操成之首要，覃公之此本简单家志，意义深长。今之非新而自命为新人物者，读之其也深者乎？后之千百万有为青年，读之，其也阐而扬之乎？

環璧识于善后。卅三年 初秋

三．故曾祖述略—先人軼事先君遗嘱

曾祖考讳敬业，生于清乾隆末年，卒后，与曾祖母岑氏同葬于弄慢山。公性仁孝，诚寔谦和，急公好义，幼遵高祖母教，俨如严师，所可異者。方喃喃学语时，得果实，必先以奉母，令食后方食；离襁褓后，机智略开，见母病，必问故；年十岁时，高祖父，尝向外贸易营生，公在高祖母侧听命应遣，未尝远离；年未冠，高祖父弃世，因辍学务农，曾祖母岑来归，与共奉高堂，自始至终，怡怡不厌。

其尤难者，高祖母垂老而衰，病在床褥，公寝榻前，朝夕问安侍膳，奉汤药，更衣被，涤垢瀚濯者，十年无倦容，可谓仁且孝也。公遇族戚邻朋，既和且诚，族戚间有急难者，必尽力援助；有胶鬲者，必尽力排解。济人之难，救人之急，公无愧矣！而慈善，而公益，公则以身先之，如修路桥，兴水利，救灾施赈等，无不乐为之者。仅就本地上中下各处堰沟言，每年从事修築，惟公一肩独任，终身罔懈，可谓好义急公也。族里间，能雍睦而乐于互助者，感公

之诚耳，虽然，公之待人极厚，而克己极严，故自奉亦极薄，其节俭勤劳，则非常人能企及也。公之生活如此刻苦，故能由寒素之门第，而造成丰裕之家庭，有由来也。公晚年生祖父维宝公，爱之甚，延师课读，惜祖父学业未成，而公赍志以歿，良可慨矣。

三．先祖考述略

先祖考讳维宝，生于嘉庆年间，卒后与祖妣罗太孺人葬于先莹侧之弄馒山。公故宅旧居笔峰村，距今虽近百年，而遗址宛如也。

公性爽直，语常“艾艾”，善辩好讼，精于卦理。尤豪于酗酒赌博，自享先人艳福，及少年失学，有以致也。惟余福艳享，足食丰衣，娇生惯养，而逸豫性成，不特不以生产为事业，但更不知先人创业之艰巨，故少而厌学偷惰，长则骄奢淫逸，视读书耕田为畏途，以酗酒赌博为乐事，因而挥霍金钱，视如泥沙也。

当先妣罗太孺人未归，而公习性已坏，每以禁酒赌博为谏，反滋其怒而肆牢骚，及先伯父德忠公与先君德华公先后生长时，公虽稍悟，而大势已去，挽救乏术。计先人累年经营之存积，遗有良田百亩，响水铜锅十二只，均在公手丧尽。

至太平天国及苗匪相继作乱时，祖业仅存上寨脚指路碑下大田之坵，年收谷约二十余挑，因济饥而售钱三千，易米数斗以旧眉急后，竟无立锥之余地矣。公因此晚景落寞，困苦非常，向使克念先人创业之艰难，仰体遗志，继以节俭勤劳，刻苦之精神主持家政，且远避赌博酗酒之行为者，安有破家荡产之遗恨乎！公如有之，抑亦余言之不谬也。

四．先伯父德忠公行述

先伯父讳德忠，维宝公之长子也，生从长兄曰福珍，仲曰福贵，季曰福临，最幼者福音姐。

公躯伟貌魁梧，鼻如悬胆，颧高髯长，目光炯炯，迥异寻常，惜从平历处苦境，不学无术。入塾之初，太平天国起事，地方匪风四起，课读七月，通上孟二册，后以社会不安，日食难度，改业农商，至壮至老，仍能读书写信件契约或择课。公之资质，盖可想见也。

公性刚直，笃于孝友，应事以诚，接物以和，言行不苟，故幼事先祖父母，尽藉苦力，养活全家，长教我父，经营小贩，合力营生。上于祖父母，则色笑承欢，无憾于养生送死；下于兄弟妻子，则济饥御寒，恒施以和睦慈爱，骨肉团圆，兄弟合作，而家业得以发展，乃至数十年不分炊，族邻有所矜式，大都睦睦雍雍，盖公之德感人之深，内则孝而友，外则义而和，故先祖名之曰忠也。

公之苦境不知凡几，而行临生死关头，均能镇静，化险为夷。尤其在苗匪猖獗时，扰及桂省之思恩南丹诸临县。在我邑城乡，始则一片焦土，继则社鼠城狐，村落为墟，荒凉满目。公曾率队御贼，力小兵单，寡不敌众，公被贼擒，同时期被掳者四人，俱押解贼营，意在今日讯得供，明日即将斩决。时先祖闻知而叹泣曰，先业我荡盡，子若死，恨无抔土以葬之之语。幸公勇毅沉着，急中生智，计示同伴，乘贼不备，互相解缚，漏夜逃出贼营。公与同伴，俱脱死险。缅当时情势，不寒而栗也，噫！公亦可谓智勇也哉。不然，欲

脱虎口，亦非寻常也。

然公经此大险后，复经无数艰难险阻。斯时也，外则苗匪遍地如麻，内则土匪全县猖獗。城陷后，署寺民房，一变而为荒凉焦土，再变而为荆棘林场，而乡村田地虽沃壤膏腴，亦皆变为榛莽箐密之野。况苗匪未退，土匪频兴，故潘星简则于九阡称普德王，统辖荔波、三合、都丹一带；姚其登则起于水葩，自号黔粤王，荔波，南丹，思恩边境皆为所辖；蒙老堞自号辅佐王，而崛起于拉梭，以辖甲榜与水洋一带，尽为普德，黔粤两王之僚属也。如此纷乱，前后约十五年。

公在此时，避山林，伏岩穴，流离失所，时无米为炊，或以糠造饭，或以树皮为粥，或以野蔬野果充饥，不胜苦，而卒能顾全家。公之苦心，难以形容。承平后，公与先君，合力互助，从事农商，耕植而外，近则开设客栈与酒店饭馆，远则贩卖牲畜盐纱布匹，终身勤恳，创业兴家，后世子孙今日之得享丰衣足食者，盖公殚数十年之精力有以致之也。今而后，世世子孙之一饮一啄，当思乃祖之苦心孤诣可耳！

公生于清道光十八戊戌年，殁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秋九月，享寿六十有六年。与先伯母罗太君，合葬于抹麻山，侄恐子孙后世不免于数典，故述其概略，志不忘也。

五．先伯母罗老太君志略

先伯母老太君，本邑时来乡上甲榜村人。舅父睹明公，生表兄引凤，无嗣；大舅父生堂表兄引龙，仅有女二三耳。伯母，清道光

二十三年（壬寅）生，光绪二十九年（癸卯）秋八月卒，享寿六十有二，葬于抹麻山也。

伯母性温和，宽裕大方，上于祖父母则孝而敬，中于妯娌则和而霭，下于儿媳子孙则慈而爱。乡里中，今犹称道不衰也。景幼时，伯母虽已失明，而于家庭内外及附近邻舍间，仍能行走往来。因于景提携保抱之殷，无异于生母也。雁序间，以福音姊与我为最幼，故爱之特甚。以食食，姊必推食我。且与我母共事炊爨，数十年如一日。家庭经济，虽推伯母保管，然点滴公开，财货毫不为私有，故妯娌终身毫无嫉恶。伯母之和爱大方，已可盖见也。即大嫂，二嫂，三嫂，诸儿侄辈，先后来归，彼此互相和爱而团聚一堂，十有余而不分居者，皆我伯母博爱不偏有以致也。

不幸，福贵二哥先伯母而夭寿。越数年，大哥，伯父与伯母先后于壬寅，癸卯间，相继殁尽矣。伯父逝世时，景年已十六岁矣。于伯母生平之懿行，虽不能一一了然，而犖犖大者，尚能记忆。尤其犹子如己子，其厚德深恩，更不可忘。因将其懿德懿行略述，以示子媳辈，永效而遵耳。

六．先考德华公行述

先父讳德华，生于清道光三十年（庚戌），卒于光绪二十八年秋八月十五日，享年五十三岁，葬于老祖茔之抹麻山。父维宝公之次子也。伯德忠公三岁，次为三叔德慢公，公生六岁，方能言行，故曰慢也。慢叔旋夭殇，故不多赘。

不肖今于父之警欬，恒能记忆了了。父平生病目，惟无害于视。

貌清癯，惟痘疹斑痕满面。工作惟日孜孜，不暇修饰，终身不喜看丽服。陌生者遇之，恒疑是僮傭之俦，不识为家翁也。其寔父外浊而内清，性孝友而仁慈，心性宽宏，记忆力之强，尤为罕见。辨别是非，则了如指掌，勿论治家经商农事，岁岁计算周祥。于慈善公益而见义勇为者，不减敬业公（先曾祖）之遗风焉。

父行年十二，被苗匪拎往荔波附近之陇色山，禁足期年，苗酋尝谓挈往其家为僮仆。父因熟悉苗语，隐忍不洩。匪常探父行动，时遗采樵，时遗牧牛，然旋去旋返，历试无逃意，彼辈监视稍懈。卒至大队将开拔，移营暂驻官塘，匪等连三日夜，篝灯繁复，父不稍动声色。最后一夜，视匪困而酣睡，鼻息之声如雷。父佯呼而挈之曰：老将带我外出小便，连声呼不应。父自思曰：“良机至矣！”爰乘夜静向外而逃。时当四月晦日之夜，大地沉黑如漆，摸索水田间而寻出路，至官塘河洞口，死尸狼藉载道，因由死中求活，不知有畏懼心，故冒险而脱虎口，噫！父可谓机智矣，有胆而复有识也。

父幼，家贫如洗。在苗匪遍地时，缺米以糠造饭，苦不能食，甯以野菜充饥。足赖先伯苦力经营，供养祖父母，维持一家生活，得读书机会，入学一年，读通四子书，后以衣食奔忙，数十年不复见书本，而深奥字句，仍能记忆认识。他若会账间之零星细数，三五载无笔记，恒记了了如昨日，算数可以昂首而得。串上毛钱，可以注目而定，于数且无错讹。脑力眼光之敏锐，真使不肖望尘莫及。其外浊内清可见一斑也。

父少时，与先伯相依为命，非卖苦力，即谋蝇利以侍北堂。卒

以供不给求，仍图努力迈进。无几，而往广西怀远惨淡经营，十有余年，期偿养生送死之愿，而席不暇暖者，孝也；父与先伯同居，自少至老，数十年不分炊，及析产兄多而弟寡，骨肉之情，始终怡怡，毫无怨言，友也；父于家庭，孝而友。故于族邻，则以周贫济急为务；于行人路毙，则以人饥己，人溺己溺为怀。遇人危难，必思有以济之，仁也；与人交际，间有损于己者，向不以财务为计较。于农田水利，则毕生负修堰通沟之责，不惜牺牲一切，可谓宽而厚也。

父之特长，不烦琐琐，一以贯之曰：“诚而已矣！”父平生精细，遇事认真，专求进取。昔日为谋仰事俯育，不畏沐雨栉风，于怀庆间，作卅载风尘之奔走，晚年为广置田园，不惜胼手胝足，在陇亩间，作衰老余力之耕作，出作入息，终身罔懈。父进取之精诚，此其犖犖大者也。吾常见父采樵矣，耕田矣，庠水矣，时虽年老力衰，功效之表现，恒数倍于普通青年者。父之力，固逊于青年，而持久耐劳则过之。所谓精诚团结，一言可喻也。嗟乎！父毕世艰苦，难以言语形容。

父尽养时于秋收，八月十一日，午后自田间割稻归，遂稍疾，大便秘结不通，至中秋日溘然而逝。父盖因劳致病！吾家今日小康，一珠一粒之钱米，乃我父一点一滴血汗之结晶以致也。不肖无才，恨无以阐扬潜德于后世，罪甚矣，呜呼！

七．先妣何老太君志略

先妣何老太君，广西南丹县属翁昂乡之提台村人也。于归时，

先祖父母俱存，家计艰苦，莫可言喻。母性温和，耐劳勤俭，好整洁，事上供菽水，色笑承欢，至老死而无间孝也。初与先伯母罗分担家务，至伯母病目不能视事时，而并回，而烹饪纺织与耕种之责，悉在母之仔肩。而钱米存储，惟伯母保管；而经济出纳，听伯母支配。至劳力分工，则专责在母。间有必需，则實支實报，经济统一。妯娌货财，不为私有，意志集中，家人智力，乐于互助，能使家货饶裕，而家道兴隆者，此也。能以数十年劳逸不均，终无以见白，惟母处之泰然。勿忤勿怨，贤也。母于家庭孝且贤，其于族里，则慈惠和蔼，至老不衰。今之村邻遗老，有口皆碑也。

既见胞兄周贵，生而敏慧，善读书，母爱之甚，朝夕以果饵励其就学。七岁至，读通五经，诗对文章，开始下笔，恒望将来大器成就。詎知兄病多而体弱，十四岁夭亡时，三弟尚在襁褓中。不肖年甫五龄，母以兄故，痛不欲生。母悲恸甚，不肖在侧亦泫然泣。追思之，今尤感而凄怆也。

后因娶大嫂陈氏激起巨祸，伯懼累我，今析产而異室分炊。自立后，抚儿持家外，相父更兴家业，历年置田放账，积蓄不少，不肖年方十五，運弟十二，突遭凶，而慈父见背，孤儿无依，零丁惨状，更使母悲痛万分，哭断愁肠，惨不忍言也。呜呼！无父何怙，为母是依，柏舟矢志，不立莹而形影相吊者，几经寒暑，卒赖鞠育以至长成，为不肖教育，为儿曹婚配，使母心力俱瘁，而消磨于针黹纺织牧畜之间者也，罄竹难书也。

既见女梅与枝，男棠与梗，含饴弄孙，堪谓夙愿已偿，而旧恨

悉泯矣。然天道难知，弟年方廿二，而告不禄，复使老泪重挥，而加饮恨，乐中生悲，难以为情也。卒幸由苦得甘，晚景堪娱，年迈古稀，而子孙绕膝，尤喜见两孙婚，是稍慰慈心于万一耳。

母世，兄弟三。长为舅父王氏，公无嗣，仅有女一；幼乃二姨母，子名阿东，早逝，今已有孙矣；母陈族遗裔，今多散居于摇苒地带者。

母生于清咸丰四年丙辰岁，歿于民国十二年，丁卯秋八月廿七日，享寿七十二岁，葬地在弄馒山后，距先祖莹数十步。噫！母之淑德懿行，付诸乡评也；母之深恩，付诸苍炯落照也；母之苦节，撮发难数也。不肖负罪无以报答，特志母仪，淑德于简端，以为后世子孙法，而永念不忘也。

八．珍兄志略

从兄讳福珍，吾昆季之中最长者也。生于清同治辛未，卒于光绪壬寅，寿三十有一，葬于弄馒山先莹之侧。为人忠诚端谨且和平，幼读书，仅能作普通信或择课，自少至壮，听先伯教诲，始终不违。凡举一例作事，悉称意。伯爱而重之，晚年将家政委诸兄，而族邻亲友间，时或有付托者，无不竭力忠于所事。兄业农商，佐父兴家业，厚重和平，颐丰躯伟，风度令人仰止。

不幸于壬寅秋八月初八日，因疫痢而陨命。伯哀之曰：次子贵，敏而死，泪痕未干，今汝又死，有为者皆死，吾之长城坏矣。季子临蠢而愚，安能养吾生而送吾死乎？已矣，吾望绝矣。呜呼！兄去今四十二年矣，兄歿之日，余在侧视殓，伯父痛心之语，今犹缱绻

于怀，志之则侧然而泣也。

幸身有子，若孙以继宗祧耳。兄配嫂陈氏，子寿椿，女抚之，孙万安，万镒，甥孙小从，曾孙男世昌，女世玉，世祚绵延，克昌厥后，可慰英灵而光潜德也。

九．从嫂陈氏志略

从嫂陈氏，清同治壬申年生，民国廿二癸酉卒，寿六秩有二，佳容乡扁毛村人也。少归珍兄，清光绪癸巳生侄子寿椿，乳名富赢；庚子生侄女抚之。时父俱存，兄弟无故，骨肉团圆，家运盛而境遇优，乐也。

至壬寅癸卯间，珍兄与伯父母，相继病歿，家运顿寔悲也。嫂与三兄分炊后，母子女者三，形影相吊，孤苦零丁，茕茕孑立。嫂于子女，乳之哺之，衣之食之，自孩提以至成年，及男女婚配，媳罗氏归，女花围生，各有家室，夙愿稍偿，苦则有之，乐则未也。

既生万安，信可乐矣。无如子也，傲惰成性，放浪形骸，日以吸鸦片，赌博为务，积年累月，财产消耗甚巨，而从戎游蜀，病故他乡，恨而悲也。嫂与媳，两代后孀，婆媳二人，相依为命，时抚孤孙，时营生产，业之卖者不可追，而典者犹可赎。竭数年之心力，概将典业收回，家道复兴，势可能也。亡何，侄媳病故，臂断其一。呜呼，嫂之生平，挫折何其多也。始以夫故亲亡，悲而痛也；继以子孽而死，痛且悲也；尤以贤媳一死，则痛不胜痛，而悲不胜悲也。嫂于媳死后数年，复婚生万安，越二年而逝世。今孙媳何氏见曾孙者男女各一。

夫以嫂氏，为子婚，为孙婚，抚孤两代，矢志守贞，卅一载如一日，其节末俗所罕见也。然吾有为嫂而叹息者，于子女特姑息耳，溺爱耳，养而不教，子若孙，资俱佳，不许读书。不读书，故不知重人格，辨是非，尤不知读好书，何能交好友，学好人，行好事，徒以养成寡廉鲜耻，一染恶习，则积重难返，终身不悟。而作奸犯科者，靡不有之，侄子之所以大赌而特吹，孙之所以好赌者，端由溺爱姑息，不受严格教育以致之。我子若孙，当以此为殷鉴焉可。

十．贵兄志略

从兄讳福贵，次珍兄一行。其生也稚珍兄二龄，其歿也早珍兄三载，寿二十有六。元配嫂罗氏，下甲榜村人，育有一女不举。罗氏卒，娶继配岑氏，旧县板莪人，不育，兄歿后，岑已再醮矣。

兄性敏，刚直急躁气短，不能容物。然甚知礼，敬老慈幼，以礼遇之，俨然一善人也；若遇以横逆，必当面折锋，尊长不让也。不平之事，即非事关己，必挺身而争，非得其平，宁以死决胜负，无毫发之容忍也。

兄少读书，过目成诵，惜敏而辍学，文理不甚精深，成年后经商，极灵活，数熟如流。于经纪上，度市价之涨落，瞭如观火，人钦慕之。兄经纪不一，或贩卖盐糖布匹，或牛马，原以营利为依归。卒事屠宰，以一疯牛价廉，购而杀之，市诸市者利必倍。有语之曰：此疯牛，非其主不敢近也。止之再三，兄强牵其牛，被伤而殒命。呜呼！兄刚愎自用，不听旁言，为贪蝇利，而作此纒大牺牲，可慨复可悲也。

兄无嗣，歿卅余年矣，遗骸附葬于抹麻山老祖莹，下侧其地与蒙姓祖莹昆连，念而记之，以志不忘，且示子孙所鉴戒也。

十一．临兄志略

从兄讳福临，次贵兄一行。性诚朴勤俭，寡言语，耐劳苦，吾家守成之中坚也。七岁入学，塾师邱为之负剑，辟咄助以声教，兄蕙然默默欲泣，连三日不启齿。伯怒责斥之退，督令采樵，乐从之，且以为快。伯重视珍贵两兄，而厌其愚，不可教，从此任其择业，不问其再读与否，兄因此目不识丁。

自少壮应父兄之命，些须不违，有若僚属之于长官者然。况家政全权，在长兄掌握中。兄之业务，采樵耳！耕田耳！庠水耳！经济出纳不经手，不过问，无怨言。且于父母之承欢，于兄之色笑，始终自若也。兄年逾二秩，有嗾之者曰：汝于家庭，苦力则有余，享乐则不足，父若兄之视汝，若路人耳。汝以为如何？兄笑而答之曰：我之智能，逊于父兄，百十倍蓰，不献以苦力，问心何安。嗾者默而退，语人曰：临非愚也。及贵兄歿，复有嗾其析产者，兄不可。

卒至长兄与父母俱歿时，听长嫂命而分炊，尤其父母丧葬，惟兄一肩独任。嗣于家道衰敝，重新整理，不特家务井井有条，且晚年产业复见，逐渐增长。向伯视以为愚者非也。诚朴耳！孝顺而厚重耳！先人遗业，伯创之，兄增之，虽谓守成可也。谓之创业，亦无不可也。兄元配嫂罗氏，子寿槐，孙万杰。清光绪丁丑生，中华民国九年庚午年卒，寿五十有四，葬于蓝黑山。

十二．胞兄福寿哀词—兄寄名周贵

兄诞生于前，我迟生于后，兄长我不知，我生兄多见。尝闻父母言，膺服而拳拳，我昔三十载，常常紵兄臂。兄时在读书，我侧和呶唔，书声止而息，兄负剑辟咤。早依兄入塾，晚听兄课读，兄爱我笃诚，见良知良能。父母爱怜你，形容难比擬，我亦曾记忆，兄才天生就。年龄虽幼冲，四子五经通，书读一大堆，口诵而心维，读书声琅琅，过目不易忘，赋诗与作文，矫矫冠群伦。偏为造物忌，间失千里驹，夭亡年十四，里巷共嘘唏，难堪父和母，一恨成千古。吁嗟乎！兄惠我，数载提携，兄病我略记，兄歿我不知，歿后反问母，兄何往不归，母泪堕难言，母悲我亦悲。珠泪痕，哭泣声，依稀在见闻；伤心哉，手足亲，骨肉情，沥胆披肝表寸心，今而后豹皮无恙，家乘留名。

十三．悼胞弟福运哀词

母昔为汝悲，吾今思汝泣，汝襄未成年，常为汝太息。尝教汝读书，汝心不专，非读又非耕。母亲常戚戚，旋教汝种田，汝心适安然，农耕汝性近，可算得门径。汝致力于农，母亲欢无穷，我心专于学，母亲尤快乐。农学分头进，前途堪庆幸。汝年十八春，曾为汝求婚，成婚二三载，家庭和蔼蔼。尔女生匝月，尔身悲永诀，可怜母哀痛，肝肠碎欲裂。吁嗟兮！弦断琴歇，鸾去凤飞，昼夜呱呱啼泪杜鹃血。嗟乎复吁嗟，埙篪失奏，雁行离别，骨肉之情难断綫。

十四．姑母贞洁传—内侄寿榘敬撰

姑母字福音，吾父之从姊也。稚时，老有父母，长有兄嫂，姑为最幼，伯祖父母视如掌珠，爱怜特甚，足衣丰食，境遇佳殊，可想见也。

及笄，许字某姓，十七于归，十九姑父某歿，制未满有动之再醮者，姑坚拒之，不特矢志柏舟，且看破红尘，将所有粮仓捐作善果，持斋受戒，佛门清修，持菩萨道，针黹度日，苦修苦行，平生不受他人之供养。自清光绪末，入城修道，历卅余载，不但无家庭之资助，且父壮，遊匀留学。姑母念骨肉之情，不遊河山，而常往视之。及侄辈稍长，来城就学频年，衣食起居，端由姑母顾盼，他若为家庭之巨细事而劳心焦思者，更胜枚举。晚年为寿椿兄与大嫂相继亡故，于是更加焦虑。

民廿一年，大伯母旋已病故，侄万安幼而好赌，不务正业，爰请姑母回主家政，今万安克守成业，生子育女，姑母之劬劳，昭然可考也。忆姑母立志之坚，行持之苦，始终不渝，贞也。于家于己，竭志尽心，卅余年如一日，节与义也。姑母生于光绪壬午年，今已六十有二，虽皤皤在鬓，而治家之精神，未尝稍衰，足证善人得天独厚也。姑母生平之贞操节义，不堪发指，殆举其概以彰善行懿德而已矣。

十五．吾家五代世系词

吾祖即若祖，吾翁即若叔。伯仲虽分支，本一根生出，伯曰忠，仲曰华，父系原一家。（德忠，德华，同是维宝公之子也）根深枝叶茂，勃勃生于后（父辈：伯生长兄福珍，仲兄福贵，季兄福临，

姊福音。珍子寿椿，一名富赢，孙万安，重孙世昌，重孙女世玉；
贵无子嗣；临子寿槐，孙万杰，重孙女世鸾。音姊持斋清修，老与
万安同居。//仲生福畴（周贵），福景，福运（杨保），畴夭无嗣。
景子寿棠，寿梗，字巨楠，女寿梅，寿仙，梅适罗姓，仙未婚，棠
抱孙万缘，女孙万琛，梗生孙万书，万能，万权，女孙万慧。运无
嗣，仅生一女，名蘿之，适韦姓）连理枝，一撮撮，叶见花，螽斯
衍，庆颺绵瓜，宜尔子孙思祖德，忠孝传家，其仪不惑。

十六．家族字辈

敬维德福寿，万世庆延长；英奇贤俊继，永作国家光；文经兼
武纬，仁孝显忠良；本修齐心道，丕振大伦常。

十七．处世

其一：万事由天莫强求，何须苦苦用机谋；三餐饭饱常知足，
一得风帆便可收；生事事生何日了，害人人害几时休；冤仇宜解不
宜结，各自回头看后头。

其二：富贵从来不可求，几人骑马上扬州；与其十事九如梦，
不若三年两满收；能自得时还自乐，到求无处到无爱；柞今看破瓊
江裡，笑倚栏杆暗点头。

上诗二首，系邵康节先生所作，诗之大意，就是劝人安分守己，
自食其力，不要争权夺利。第一首第一句“莫强求”三字，是说贫
富都有个自然的；二句，“用机谋”三字，说是用机巧的心来谋利
己以损人。三句能够守分知足，四句说忍耐以待好运到来；第五六
句是说起心害人终害己；第七八句是说结冤不要过分，做事留根线，

后来好相见。

第二首首两句说，富贵不可强求，得志到头的人有几个；第三四句说世事梦幻，不如自力更生的稳当；五六句说知足，不起贪妄心的，还是自由自在；末两句是说能看破世上的一切，胸中有无限的快乐。

希望我子孙，对于这两首诗，好好的熟读，仔细揣摩，不要放荡傲慢，惹起祸端云。